雷达 著

雷达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CHONGJIAN WENXUE DE SHENMEI JINGSHEN

文艺评论精品·下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雷 达/著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

CHONGJIAN WENXUE DE SHENMEI JINGSHEN

文艺评论精品·下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雷达文艺评论精品.下卷／雷达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303-10795-7

Ⅰ.①重… Ⅱ.①雷… Ⅲ.①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文集 Ⅳ.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454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8
字　数：562千字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2.00元

策划编辑：赵月华　　责任编辑：赵月华　王　强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王强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目　录

第一编　热点冷观察

深度与容量
——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想到的 / 3

当前小说中的农村“多余人”形象 / 9

人的觉醒与反封建主题的推衍 / 19

追寻灵魂之故乡
——《塔铺》与《无主题变奏》的比较 / 29

关于写生存状态的文学 / 39

第三次高潮
——20 世纪 90 年代长篇小说述要 / 52

市场拒绝短篇小说吗 / 66

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反思 / 72

第二编　问题与症候

关于乡土文学的通信 / 89

农村青年形象与土地观念 / 100

主体意识的强化 / 104

对文化背景和哲学意识的渴望 / 112

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 / 124

文学不会使我们发财，却会使我们自由
——漫谈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 / 138

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 / 152

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
——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 / 164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 171

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 / 180

中国官场小说的困境与出路 / 189

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 / 194

第三编　理论之树常青

铸造自己的评论世界
——复腾云同志 / 201

关于城市与文学的独白 / 209

寻找文学与读者的精神联结 / 220

传统的创化
——由创作现象探讨一个理论问题 / 225

文学史并非观念史 / 237

昨日风　今朝雨
——关于批评的价值、困境与出路 / 2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群星闪耀的天空
——序“中国作家档案书系” / 247

关于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 / 250

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 / 255

批评在新媒体时代的新困境 / 265

文学批评态势与更新之途 / 269

第四编　文学新路标

报告文学的勃兴与嬗变 / 279

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 / 294

文学活着 / 306

论世纪眼光与新状态文学 / 311

强化短篇小说的文体意识
——兼谈《北京文学》的一些短篇小说 / 317

思潮与文体 / 323

新世纪文学初论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 / 334

民族灵魂与精神生态
——2005 年中国小说一瞥 / 342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 / 351

中国的生态觉醒：文学的新启蒙 / 361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精神 / 366

第五编　边缘思絮

动荡的低谷 / 377

现实主义艺术形态的更新 / 388

日常性、思考性与精神资源 / 397

写实风尚与艺术品格 / 404

为什么需要和需要什么
——对当今文学存在理由的若干思索 / 415

我看“80后”的精神追求
——写给马亮和“80后” / 425

代跋：中国当代文学呼唤人道的精神资源
——雷达学术访谈录 / 429

第一编

热点冷观察

深度与容量

——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所想到的

现在，人们似乎是更希望读到有较大深度和容量的短篇小说了。粉碎“四人帮”之初，人民长期郁积的感情急需喷发，尖锐的、密集的社会问题亟待揭露，而短篇小说又具备短小精悍的形式特点，于是，它捷足先登，先声夺人，与诗歌、曲艺等形式一起，率先拉开蓄满潮水的闸门，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问题小说之出，悲剧小说之出，爱情小说之出……每一突破，都引起阵阵强烈的“爆炸性”效果。即使由于文艺刚摆脱“四人帮”的控制，一些小说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思想和人物刻画不够深刻，只要它倾吐了人民的心曲，触及了最敏感的问题，就能获得热烈的反响。这是十年浩劫后的转折关头造成的特殊的文学现象。短篇小说在思想解放和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上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阶段性。当社会生活相对地“拨”上正轨以后，光凭题材的新颖和问题的尖锐就不够了，人们要求看到更深刻、更内在、更经得起咀嚼的东西。一个作者想要赢得读者，也就不能不更多地致力于作品思想的开掘和容量的扩充了。如果这种看法还算符合当前的创作实际和读者需要的实际的话，那么，对冲锋陷阵了三年多的短篇小说来说，在继续突破禁区，保持战斗锋芒的同时，如何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从这个角度看，事实上近几年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作

品。大的方面暂不说，仅以反映农村恋爱婚姻生活的小说看，今年以来就先后出现了好几篇佳作，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马烽的《结婚现场会》、成一的《绿色的山岗》等。这几篇小说主题各异，人物各具风采，手法各有千秋，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善于从细微的生活现象中展现深广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内容，从爱情问题发现社会问题，它们“切入”现实生活的程度都比较深。比较起来，我感到《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更为深沉，在概括历史内容的广度上，更具特色。这里试着谈谈这篇小说在深度和容量上的某些特点，或者会对短篇创作有一点借鉴价值。

一篇作品的深度，应该是表现在它通过艺术形象揭示生活内在矛盾的深刻程度上。首先，《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以下简称《角落》）的不同凡响在于，它告诉我们的不是那些司空见惯的反对买卖婚姻的大团圆的故事：男女主人公如何冲破封建牢笼，战胜封建思想浓厚的家长或某个坏人，实现了幸福的自由结合；恰恰相反，这篇小说通过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少女痛苦的、矛盾的心灵世界，严峻而深沉地揭示出，在推倒了“三座大山”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将近三十年光景的情况下，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道德观念，如何凭借着物质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中一度的专制主义猖獗而顽固地存在着，它还有力量吞噬年轻的生命，扭曲正常的人性发展，压抑生动美好的感情。小说不仅是从思想批判的角度，而且更多地是从经济根源、政治根源和道德根源的挖掘上，来处理这类题材。在《角落》里，我们虽然看不到一个足以代表封建恶势力的反面人物，看到的只是靠山庄的一群老实善良的农民，可是，就在这里，有过存妮的夭折，小豹子的入狱，荒妹的眼泪，菱花的悔恨，生活的内在矛盾是如此的剧烈，封建意识形态的遗毒是如此的具有潜在力量和渗透程度。

本来，像存妮和小豹子这样纯朴的青年，生活在新社会，到了需要爱情的年龄，理应获得幸福的爱情。可是，他们面对的靠山庄，这“角落的角落”，是怎样一个物质贫乏、精神荒芜的环境呵！原先就偏僻、闭塞，到了“四害”横行时，生产的停滞和倒退，使人们劳累一年双手空空，政策的倏忽多变，使人们感到命运的难测和前途的茫然，而精神生活又是那样的空虚，以至青年们只能围着一副“打烂了的扑克牌”消磨时光。这里，“婚姻自由”只剩下一个好听的名义，而“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块钱加十六套衣服”，才是一个姑娘公认的、合法的归宿。这里，青年不知爱情为何物，而现实也提供不出一块自由恋爱的土壤。就在这样的环境，在存妮和小豹子这一对精力旺盛而精神贫瘠的青年身上，偶然地，又是必然地发生了原始本能的盲目冲动，出现了一种畸形的恋爱方式。如果说，买卖婚姻主要是经济贫困的结果，那么，这种畸形方式主要是精神贫乏的结果。靠山庄是不能容忍这种方式的，存妮的心绪是多么反常呵！“她不再无忧无虑地大笑，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同她讲话，好像一句也没听见；有时看见她脸色苍白，低头抹泪；有时却又红晕满面地独自发笑”。这种惊、惧、忧、喜交织着的复杂心情，所折射出的环境的巨大压力，是耐人深思的。这是一个需要爱情，又不知什么才是真正爱情的尚未觉醒的少女，处在无路可走的境况下的绝望的精神状态。当然，对于这种带着原始性质的畸形的爱恋，是应该加以正确的引导并提高和净化的。然而，可悲的是，人们并不是用社会主义的道德去引导，而是用从封建的清教徒心理出发的禁欲主义，来严惩这一对无辜的青年，用更加错误、更加野蛮的封建方式处置他们。他们的父母兄妹，他们的街坊近邻，是爱他们的亲人，可正是通过这些亲人，而不是哪一个人，非但没有制止，而是加剧了悲剧的发生。我以为，小说在描写存妮和小豹子时，其悲剧矛盾的深刻性正在这里。在直接导致存妮自杀的捉奸之夜，围满了全村的人，詈骂、奚落、耻笑和感慨之声盈耳，父亲抽着儿子的嘴巴，妹妹怨恨姐姐“丢了全家的人”、“不要脸”……的这一幅严格的现实主义画幅中，我们感受到了封建意识的深厚的基础。而存妮，这勤劳、善良而又糊涂的姑娘，至死，也不明白是谁，是一股什么力量逼死了她，她“没有一点痛苦、抗议、抱怨和不平”，“她为自己盲目的冲动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在纵身于死亡的深渊前，她还来得及想到的事，就是把身上那件葵绿色破毛衣脱下来，挂在树上。”从她的身上，不也同样使我们感到了封建遗毒的深重吗？而锒铛入狱的小豹子，竟被全村的人认为，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如此深刻的描写，使我们悟出，反封建的任务确实没有彻底完成，它仍然是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然而，假若《角落》只是深刻揭示了封建遗毒的严重存在，那还不能说它是有较大深度和容量的。存妮与小豹子的悲剧，只是作品中几个相互联系的生活片段中格外震撼人心的一个。这篇小说，主要围

绕着农村婚姻问题，在现实的联系中，历史的发展中，探求物质与精神，社会问题与爱情问题，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的关系，从中总结沉痛的教训，找到新的希望和前途。为此，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写了近三十年的事。这对于短篇小说几乎是不胜重负，但我们却并不觉其大而无当。作者很懂得短篇小说的内在规律，他撷取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少女——“土改”时的菱花、“四人帮”时的存妮、今日的荒妹心灵震颤的片段，通过翻动几页“心灵史”，巧妙地把各个时期的生活贯串起来。而构成小说最重要的艺术方法，就是对比：人物命运的交织和对比，人物性格的联系和冲突，从而深化了主题，扩充了容量。小说写出了人们三十年来思想意识的“地下水”的曲折回环的流向。

也许，妈妈菱花与二女儿荒妹的形象对比，格外令人震动和深思。当年，在“土改”风暴中，菱花是在抗议父母“把女儿当东西卖”的呼喊中冲破封建囚笼，自由结婚的。婚后最初的年月是幸福的。可是到了后来，她备受贫穷的折磨和大女儿夭亡的伤痛，她向封建习俗屈服了，妥协了。她在准备把二女儿“当东西卖”的时候，蓦然听到了荒妹抗议的呼声。多么相似，又多么不同！她对荒妹说：“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你妈悔不该当初……唉！如今得了报应啦！”当年的反叛者，变成今日的压制者，这一历史现象的“回复”，包含着极深刻的思想。它说明，反封建是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的，必须以生产方式发展为前提，必须铲除封建婚姻关系的物质基础，才能真正反掉封建。这还说明，“对旧事物的否定要经过多次”，“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对我国农村来说，要把蒙昧守旧的封建意识彻底送进坟墓还是很艰巨遥远的事。存妮和荒妹姐妹俩命运的对照，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流动，希望的曙光。存妮，有个幸福富裕的童年，她长得健壮丰满，浑身是劲，她虽然能够接过桑木扁担，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却承受不住封建势力的重压，葬送了青春；而荒妹，她一出生就赶上了荒年，她过早地接过姐姐的桑木扁担，纤弱的身子挑起了家庭的担子。她虽瘦弱，且背负着姐姐夭亡的阴影，但她比存妮坚韧，内向，多思。如果生活依然停滞不前，她可能会避免姐姐的悲剧，却难逃另一种普遍的无爱的悲剧。然而，荒妹赶上了好时辰，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要改变靠山庄的面貌，许荣树又给了她新生活的力量，她“终于倔强地向三亩塘的方向走去”。正如小说所说：

“这是大地回春的第一丝信息”。其实，两个男青年——小豹子和许荣树，何尝不是强烈的对照呢？他们俩年龄可能相差无几，可思想意识上的差异，却十分巨大。戴着手铐的小豹子，面对封建势力的摧残，只能哭倒在存妮的新坟，跪下恭恭敬敬磕三个头；而“很不安分”的荣树，不但敢于为社员养鸡冲撞他的队长，而且敢危言耸听地为小豹子伸冤哩！在这两个形象的背后，一是隐现着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影子；一是透露出新生活逼近的气息。生活的激流在向前，作家看到了理想，写出了生活发展的强大势头。这样的短篇，能说没有惊人的容量吗？

正是由于作者的思想及对生活的理解是深沉的，所以他的笔墨出现了一种渗透力量，即使是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被赋予了深刻的内在的含义。存妮临终前挂在树上的那件毛衣，是每个读者永难忘怀的。这还是母亲的嫁妆，早已破旧了，穿到存妮身上，竟是同村姑娘们羡慕的“奢侈品”。她临死时，来得及想到的事，还是这件破毛衣，“把这个人间赐予她的唯一的财富留给了妹妹，带着她的体温和青春的芳馨”。这仅仅是在写农村的贫穷落后吗？似乎是这样。农民穿上了毛衣，当然好，可惜永远是这件毛衣，度过了三十个寒暑。然而，这件破毛衣又绝不仅在说明贫穷，它浸透了几个女主人的爱与恨的感情！她们都爱美，都把这件毛线衣郑重留给了亲人，母女三人都曾用它装点自己的青春。然而，“美”在不断消褪着色泽和光彩。我们的农村姑娘对生活索取得是多么少，而奉献出来的又是何其多呵！仅这一个细节，让我们看到，小说的作者是怎样加深加宽自己作品的内涵的。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这样一点：这篇小说之所以显得深刻，是与作者正视现实，忠于生活，敢于不断扩大艺术真实的领域分不开的。总有一些人，喜欢从自己主观制订的框框出发限制作品真实的领域。当一些新的、真实的生活进入作品，他们就觉得“出格”了，违背“艺术的真实”了。当然，我并不主张把那些不堪入目的丑恶污秽的东西写进作品。存妮和小豹子的“原始本能的冲动”，据说很被一些人指责。其实这段描写并不是作为“作料”加进作品的，也不是作者企图以此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这段描写是很严肃的，是作品有机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如此写，就不能深刻地揭示封建的愚民政策的恶果，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荒芜的严酷现象。何况，作者是很自然合理

地写出了这件“蹊跷之事”的根源。的确，这是写了一个偶然，但这偶然反映了多么深刻的必然呵！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一支悲歌，又是一支含着热泪的赞歌。它抒写了作者对整个农村青年一代的爱。这又是一部当代农村青年的“心史”，虽然它只是一个短篇。作者对思想深度和容量的追求，以及为了这种追求而采用的艺术方法，值得称许，值得学习。毫无疑问，这篇作品是1980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当前小说中的农村“多余人”形象

众所周知，“多余人”典型系列的发现和概括，曾经像一道耀眼的智慧闪电，一下子照亮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海洋，使得我们可以抓住这条由许多具有精神遗传性的典型形象结成的缆索，从一个重要侧面窥测俄罗斯文学的深奥、博大及其不断深化的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天才的杜勃罗留波夫作出过卓越的建树和贡献。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激进的理论家，他站在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上，所操的批评方法，主要还是艺术社会学的比较方法和典型解剖的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日臻新奇和多元化的今天，或许这不算是怎样新颖的了。可是，读一读《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论文吧，你就会发现，他是多么懂得艺术的本质，他是多么善于透过对人物形象的精辟剖析和绝妙对照，深刻地揭示和描述文学与时代、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他的犀利的理论之笔，凭借形象分析，直抵时代的心脏。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们发现了这是俄罗斯生活的产物，这是时代的征兆。”即使在今天，他的理论精髓和批评方法，依然有掩不住的锋芒，依然是我们观察文学现象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也许正是受到上述启示的缘故，在我阅读近年来农村生活小说的过程中，在我发现了一些与时代变革潮流处于精神对垒地位的复杂人物渐次诞生的时候，便不期然地联想到著名的“多余人”形象系列，并且进而萌生了这样的设想：能否从精神现象的意义和批评方法的意义，“转借”

一下“多余人”的概括方式，用它来观察我们某一类农村人物的精神特征，分析他们的精神特征所折射的社会历史内容，思考新时期文学走向深化的某些新的特点呢？我想，这是应该能够成立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形象素材。例如，像《老霜的苦闷》中的老霜，《村魂》中的张老七，《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尽管他们的气质、个性、经历、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农村历史性变革面前，他们的那种摆脱不掉的苦闷、压抑、茫然、沮丧、愤怒、反感的情绪，他们的失去自我和找不到位置的悬空感、孤独感，他们的无法排遣烙刻在心上的历史传统幽灵的重压感，不正是有如一条无形的精神锁链，把他们拴在一起吗？这是一组特殊的人物，用“落伍者”、“怀疑者”、“反对派”之类的字眼形容他们，都不尽准确。因为他们并不表现为理智的、自觉的反对改革，也不是暂时的怀疑彷徨、一度的失去平衡，他们主要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精神悲剧。我没有把例如《不仅仅是留恋》里的巩大明、《鲁班的子孙》里的黄志亮等人放到这组人物中，也正是出于这种不易察觉，却实际存在的区别。看来，给这类人物命名是困难的。而“多余人”，似乎正是给这类人物准备好的最佳共名。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后来死了，如张老七；有的虽然健在，如韩玄子、田家祥、老霜，但他们所代表的那一种精神现象，已经成为这个变革时代的“多余”之物了。《老霜的苦闷》中的报社记者“我”，曾经试图“开导”一下老霜，但是言未出而嗫嚅，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这句无意中的感慨，真是绝妙的注脚。是的，正面的启发诱导，说服规劝，对于这一类人物的偏执来说，真如杯水车薪，无法撼动他们长期积淀的精神基础，于是也变得“多余”了。《村魂》里的张老七的儿女们知道，与其揭明事情的真相，不如用“骗”的办法让张老七带着精神胜利的虚假的“优胜”离去，更明智一些。何必让一个诚实的人知道自己的“高度孤立”又无法理解这“孤立”的原因，而在极度苦闷中死去呢？那不是太残忍了吗？《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这个“大苇塘村最厉害的人”，曾几何时，变得双眼浑浊，灵魂出窍，由叱咤风云的英豪一变而为苍白凡俗的旧式庄稼汉、显露出精神上的矮小面目。他由一村之魂变成了群众十分厌弃的角色。至于《腊月·正月》中的韩玄子，他的接二连三的失利，简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